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八回 言罪狀老母生悲 說苦情阿郎行詐

話說洪鵬程將回文取出與葉開泰觀看，說道：「這事小弟已代辦畢，但夏家那裡請世兄早打主意方好」。王活嘴在旁說道：「此事我已與均祥說過，此刻最好請公祖再去告知他，這事已畢，隨後還想請公祖為媒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洪鵬程道：「此刻前去可矣，若隨後仍須要請別人，況耳目不便，事情在我手內辦的，現在又做這媒，豈不為人議論。我此刻就去是了。」隨即起身告辭。開泰送出大門，一直來到夏均祥家內坐下。卻巧均祥在家，彼此先談了些閒文，然後就把回文又拿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尊府從此可免一後累了。葉府那裡已經去過，諸事聽這裡信息，請老哥從速打算。」均祥道：「小弟無有不行，惟是家母那裡須要說通，方好行事，總在這兩日，定有回信是了。」洪鵬程又叮囑幾句，告辭回衙。均祥心下想道：我不趁此這樣說法，隨後就不好措詞了。想罷，來到後面，卻值趙夫人在外面坐著，向均祥問道：「即才洪老爺又來何事？」均祥冷笑了一聲，即不開口。徐翠蓮見他這樣，看不下去，說道：「母親問你話，為什麼不開口？」均祥道：「不是我不說，真是說出來，丟了自己的臉面。爹爹在時，愛重了這個女婿，現在做出這樣事來，性命還不知在何處。」趙夫人聽了這話，著急道：「你說話為什麼不清不白的，究竟他做了甚事？」均祥道：「無非是做強盜。」趙夫人罵道：「你這死畜生，全沒得好話說，他那樣一個唸書人，手無搏雞之力，怎樣會做強盜，豈不是你遭踏人家？」均祥道：「我遭踏他，我有臉面些。實對你說罷，不獨他是強盜，連湯德元還是強盜呢。前月王家店施園長家被盜，後來捉住刀傷事主的強人叫做什麼老蠻子，一堂審訊，就供了出來，是湯德元的窩家華氏弟兄主謀。前日洪鵬程派差下鄉，將他三人捉來，先前還抵賴，後來被老蠻子對質抵住，用了兩夾棍，方才認供。在堂上還說是我家女婿，幸得洪鵬程看前後任的情分，說他是冒充，本來該擬斬罪，現在從寬定律，改坐長牢。你看可恨不可恨。可憐妹個終身怎好。兆琨是永遠不得出來的，然則即丟在家中養老麼？」

趙夫人這一聽真是意外的事情。哭道：「他那個人決不是個強盜。這總是有人仇害。你既與洪鵬程認識，就該托他審問清楚，怎樣糊裡糊塗就定了罪名？只不是冤屈死人？」均祥道：「官也不是我做的。誰教他認了口供。」

一字人公門，兒牛拔不山。他在堂上親口說的，豈能偏護？現在洪鵬程不從我家追究。已是實足的人情。叫他不辦兆琨，事主也不肯答應。我看倒是這樣好。免得後害了我一家。」趙夫人被他這一起說。雖是心下疑惑，無奈他說得確確的，也只好煩在肚內。又怕瑤雲知道，均祥出去，暗地下又叫人出去打聽，那知這些人懼是均祥的心腹，所有幾個忠心的家人，見均祥所為不善。

得請假到別處去了。這些人見均祥說了這話。皆知其用意，此刻趙大人叫他們去打聽，隨即說「太太你老人家，不知外面的事。我們已經知道。只是個敢說出，現在是華家通同為盜。少爺說的話，句句是真，我看太太千方不要說是女婿了。設芳施園長家知道。再牽涉我們來，那是格外不是了。」趙夫人被他們這陣說，就信以為真，心下想道：人真不能科定。那樣一個文墨人，就會做了這事。豈不是坑害我女兒？按下慢表。

從說瑤雲從他父親死過之後，看見哥哥如此壞法，家雖可發達，目下又如此之窮，聽說哥哥又要將家搬回原籍。如此一來，與華家又離了遠些，左思右想。心上難安，不覺得了一病睡在房中。每日終朝只是痛哭。趙夫人見了這樣。雖百般勸解。無奈他的心病是終久化不開的，藥也不知吃了多少。只是不得效驗。此刻均祥說了這許多話。明是要叫他聽見悔心。卻巧他在後進房中睡著，所以全未聽見，趙夫人也就招呼上下人等不准漏點風聲，怕他知道自尋短見。惟有慶喜曉得此事。心上恨道：我看這事決然不確、就是有了這禍，也是被人陷害，我看這情形怕的就是家鬼弄家神。照此看來，我們小姐真苦煞了。

不說他暗地一人瞎想。單說趙夫人與均祥說話之後，見他母親似有活動的神情。當時也不開口。一直走出大門來找活嘴。到了葉家，卻巧王瑤不在家內，丟了信息，請他晚上來有要言面談。自己回來，走進書房，徐翠蓮前來問道：「華家那事究竟是真是假？不要被人扳害？」均祥道：「誰哄你們，今日洪鵬程已將上憲的回文與我看過，定了永遠監禁的罪名，還假的麼？你看這事如何是好？從前葉家那樣說法，直是不肯。現在遭了這事，我想還是走條路方好。你千萬此時不必說著，等到外面話說定，再與太太說知。」

徐翠蓮道：「你又來了，無論華家是真是假，就是代你妹子另行聘人，我看葉家總不肯做親，你父親功名壞在他家手裡，若是真做這親，外人豈不說你無恥？寧可過兩年回鄉去，另聘人家，萬不能聘與姓葉的。」均祥見他不同心路。怕他又露了風聲，乃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說法，還怕葉家不肯呢。」正談論間，忽報王老爺來了，徐翠蓮也不知是誰，轉過後面躲避。活嘴進了書房說道：「失迎失迎，適奉呼喚，有何見教，洪知縣想必來過了。」均祥道：「來雖來過，只是細情懇同你商議。現在家母面前已是如此說法，外面雖覺無話，但恐疑信參半，日後訪出實情，此事怎能成功？且舍妹現又抱病，若著急，恐不能行。特地請來想個法子，如何與我母親說知，總要先行下聘方好。」

活嘴低著頭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看這事不必猶疑。過早固不好，過遲也不好。我們不如下月二□為度，總在那幾天擇個喜期，數日前行聘禮，就過年庚帖。但要同令堂說明，令妹面前可不必說及，就是行聘那天，也說是華家迎娶。只要過了門，就是令妹知道，也是生米煮成熟飯了。令堂這兩天也不必說起，稍定數日再談。」

均祥還斟酌不定，活嘴道：「我們替人家做事，總有點膽量。令妹與令堂總是個女流，難道還怕他們麼？我此刻還有別事，一言為定是了。」說著匆匆別去。均祥聽了活嘴的話也甚有理，一人想道：我父親既不在，理應由我做主。到那時母親肯行就罷，不肯行時我就直上，還怕怎樣？從此在家絕不提。光陰似箭，轉瞬已到下月初□左右。瑤雲的病漸漸已好了許多，這日母女閒談議論回籍之事，均祥假意說道：「我看此刻也不必急急回去，華家現在雖在服中，一兩年後也是要娶的，不如等他娶後再行回去，免得兩頭來往。」趙夫人見他說這話，以為他是有意哄瑤雲，安慰他的心，也就答應道：「你能如此例更好了。」大家談了一會，瑤雲以為是談他的心，也不好插口說話，只得與慶喜轉回房去。

均祥見他已走，向趙夫人道：「母親可知二子說這話有何用意？」趙夫人道：「我那裡知你有什麼意思，何不明說？」均祥道：「不瞞母親說，先父親在時，鬧了幾次，一定是看上這姓華的，現在丟了這個臉，妹子也有這樣大的人，當真的養老麼？人家總想有個好親戚，彼此可以照應。就是父親把妹子與華家，也不過是想兆琨發達，後來有個靠傍。現在父親已死，除兒子外就無別人撐這門戶，外面亦無路走，不能坐吃山空，也要想點事做做方好。從前葉家求親，皆不肯行，目下華家是自己遭踏，就是把妹子另行擇配外人，也不能議論我們。在兒子意見，還是把葉家的好，不但妹子終身有靠，就是兒子也有個幫手。所以特來與母親商議，總要疼兒子些好。」那知這一番話，居然把趙夫人說動。不知趙夫人意思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